長安城中的少年

王覺清著

572
69

光明書局

44.572
1269

長安城中的少年

王獨清著

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光明書局

340056

幾句說明

這兒只是我計劃中要寫的我底少年生活的一部分。在開始動筆時，實在沒有料到只寫到這一點便會中止，也沒有料到只這一點竟然寫了狠久。出版處底質問和埋怨，我都接受。像這回不按照原來計劃作事，連我自己都要質問我自己，埋怨我自己了。

原因是我近來生活的不自由和心緒的惡劣可以說是到了極點。假若是有人曉得我近來生活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情形，我相信，他一定會以爲我能寫出這一點也算是不容易的。有甚麼話好說，這責任或者一半也要中國社會去擔負罷？

總之事實是這樣了。在我計劃中要寫而現在沒有寫出的另一部分，若是可能，在最近期間內我一定補償出來，或者作這本書底一個續篇。

一九，七月，一九三三。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長安城中的少年

國家圖書館推廣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一

好像是一個春天底午後，我和我底母親同在後房底客堂裏。我底臉緊貼在她半敞的胸上，也許是玩，也許是實在地在吸吮着她底乳房。

那客堂是接連着我底大母底臥室。隔着下垂的桃紅色的門簾，從室中投出了大母發脾氣的聲音。我從母親底臉色上明白那聲音是在向她而發的，我看見母親底頭是低得狠下，好像是用盡全身底力量在忍耐她胸中的氣憤，可是不知道是怎樣

弄的，母親突然又抬起頭來，向室中的聲音答復了一句。卽刻，一件悲慘的事實出現在我底眼前：大母掀開桃紅色的門簾衝了出來，手中握着一個板子（這板子是我以後常看見大母用來打丫頭的），狠可怕的對着母親喝道：

——楊姑娘，你敢強嘴！眞的你以爲你是姨太太了？

接着大母手中的板子狠急的向母親底身上落了下來。母親一面嚎啕，一面哀訴着說：

——太太，我再不敢了！太太，我再不敢了！

我狠清楚的記得我當時的心理狀態。我先是呆立在一旁，以後腦筋中卻好像有一種甚麼在一閃，覺得自己是不應該看着母親去挨打的。於是我去抱住母親底腿，一面喊着：

——我要吃奶，要吃奶……

這算是我最初回憶中狠鮮明的一幕，我底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紀大概是兩歲多。不到三歲。

跟着這一幕而來的另一幕是在一個晚間，我正同母親睡在一張垂帳子的床上（我底家中幾乎個個人都睡的是北方特有的那種土炕，獨有母親是睡在一張床上的。），忽然，父親帶怒地走了進來。他一面在罵着母親，一面由母親底懷裏把我抱了過去。我在哭泣中聽見他向我說道：

——你乖點！同爹爹睡去……你已經是可以不要吃奶了……

這時我應該是已經到了三歲，因爲後來我聽人說我是三歲纔斷奶的。

在現在城市上的人聽到一個孩子到三歲纔斷奶的話或者要覺得驚詫，但是在我出生時的那時的北方，這卻要算是狠普遍的事情。甚至孩子吃母親底奶吃到五六歲也並不算是奇怪。在那樣古舊的社會裏，市場上還沒有出現人造的小兒的食品：

奶粉等等的名稱且不要說起，就是罐頭牛奶也是連聽也沒有聽見過。

那樣古舊的社會便是陝西底長安。我是生在一八九八年舊歷八月十六，——這恰是中秋節底第二天，所以我能夠記得。時辰我卻是說不出來了。在我睜開了嬰兒底眼的時候，我所認識的我底週圍的人物是非常簡單：父親，大母，母親，還有一位我叫她作"姨"的我父親底第三妾。

我底母親聽說原籍本是浙江，十一二歲便被人賣到河南去當丫頭，以後又輾轉到了陝西。她來到我們家中的時候，大概不過是十五六歲。當時我父親已經有兩個妾在身邊。不知道是我出生的前一年還是兩年，父親底第二妾害病死了，依封建家庭名位上的規矩，第三妾立刻便升作了第二妾，可是因爲後來我母親被納爲妾了，第三妾遂又回復

了本位，仍然被人稱作"三姨太"。我母親算是作了父親底第二妾，原因是因爲她有了兒子，所以應該享受比較優越的名位。

要了解我底家庭，須先要懂得北方官僚貴族家庭底那種局面。我底家庭在陝西算是有歷史的官僚的家庭。雖然到我父親的時代已經是我們家中零落了的時期，並且我們原來的家族是在蒲城，在長安的還僅僅是我父親的一房，但是，那種排場，習慣，還是官僚貴族的形式。不消說一切都是被傳統的封建勢力支配着。

在這樣的家中，表面上自然好像是在維持着一種嚴肅的空氣，但是一講到實際上來，卻往往有些事實是不堪問的。像我出生的歷史怕就要算我們那種家庭中最不嚴肅的事件之一。我母親和我父親的關係是在她不曾正式被納爲妾以前便有了的，一直到我將要出生的前兩個月纔公開了這件

秘密。母親得到"二姨太"的名位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不消說，假使沒有我時，父親是不會承認他和母親的關係的。因爲，這樣的事體在那種家中實在是太不體面了。

然而我底出生卻是怎樣也不能阻止全家對於母親的輕視。雖然母親得到了那樣一個名位，雖然我因爲是獨子的緣故特別得着全家底愛護，但是，這些卻一點沒有轉移母親遭難的命運。自從我有了記憶以來，母親總是在受着別個底欺負。並且，全家還像是有一種共同的計劃，總要把我和母親隔離起來：父親，大母，被我叫作"姨"的父親底三姨太，都在對我說着母親的壞話。就是關於我出生的歷史，也是大母用同樣的心機在父親死後告訴我的。

母親姓楊，父親和大母都叫母親作"楊姑娘"。我叫母親時總是叫"娘"。這在當時的陝西算是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示不是正式的母親的一種稱呼。她對於我幾乎是沒有一點母親底權利。我底乳名叫做"有成",這個只有父親和大母是可以叫的，母親是只偶然間這樣叫我一兩聲，平常她只能和用人一樣把我叫作"少爺"。她不能用長輩的口吻說我,不能責備我一句。她對我只好像是一個保姆,甚至怕還沒有保姆底那種地位。

我還記得有一次不知道是爲了甚麼，她僅僅舉起手來恐嚇了我一下,把我弄得哭了幾聲,便惹起一場可怕的風波。晚間在高燒着紅燭的後房底客堂裏,父親像審判官一樣坐在一把太師椅上,旁邊站着三姨太和許多丫頭,脚下跪着母親和我。父親用嚴厲得使人發抖的聲音對我喊着說:

——有成,跪到你娘底身邊去!讓你娘去教訓你!我要看看她教訓兒子的本領……

我記得我當時心裏狠明白父親那種命令是服

從不得的，始終我就不曾移動我底身子。我看見母親垂着兩手跪在那兒，眼淚一直滴到了胸前。她總是用她那種帶着哽咽的音調向父親告饒。她說道：

——老爺，我以後決再不使少爺受驚了……老爺，我以後一定要好好地看管少爺，我一定再不要少爺受一點委屈了……

但是，事實上母親和我是一天一天地疎遠着。我和父親同睡，在無形中和父親同房的三姨太便成了我底看管人。不消說我也在受着大人們底影響，常自動地不去和母親接近。母親後來總是生病，也好像是沒有力量顧到我底身上來了。

母親死時大概是二十九歲。她死的那年也正是父親死的一年，我是只有十二歲的光景。在她二十九年的生涯中，不成問題地是沒有快樂過一天。

她到底生在浙江甚麼地方，我也無從知道。她出生的家庭是怎麼樣，她是怎樣被人賣出來的，我都簡直沒有聽見說過半句。她底性格是深思而憂鬱的一種，我從來便沒有看見過她有一次狠高興的笑容。她底面貌體段完全是一個南方底美人，在她底舉止行動上可以看出她雖然從小就遭着流落的災難，可是一定是生在城市上一個中等階級的人家的。

母親從前當然是沒有讀過甚麼書，不過我們家中有一種風氣，丫頭總得要認得一些字的，這給了母親試驗她聰明的機會。她就憑了來到我們家中以後所受的那一點狠粗淺的文字上的知識去自己學習，以後居然可以看得懂一些不十分艱深的詞曲。她底記憶力狠好，凡是看過的詞曲都可以背得出來，當她抱着我的時候，總是唸着她看過的詞曲當作兒歌，所以我在狠小的年紀便能夠暗誦李

後主底"浪淘沙"和李清照底"聲聲慢"，同時還記了"桃花扇"上許多動人的句子。

母親給我智識上的指導怕只有這麼一點，但是，這一點怕也就是我文學上的最初的教育。

二

我們家族底來歷狠是古遠，牠是由明代一直到清末沒有斷過官僚的大族。在我們過去的那些官僚的祖宗中間，還出了些在封建制度的政治上發生過作用的人物。明末時我們遠祖中有一個御史，名字叫作王道明，是在滿人入關時，殉節而死的。在清代有一個高曾祖曾官至相國，我們這一系的曾祖又曾任兩廣鹽運使。任兩廣鹽運使的這位曾祖名字叫王益謙，是道光年間的人，和林則徐是

莫逆的朋友，並且還是燒鴉片的事件中一個有力的參與者。

我們這樣的家譜在父親說來是津津有味的，家中有一種專爲印好送人的書，叫作"明史烈傳"，所敍的便是那位明代御史的遠祖底事蹟。父親常常把那書拿出來講給我聽，並且還要我默記牠。書中敍那位遠祖在殉節的時候是把朝服穿好，和他底幾個同僚同坐在一堵高墻下邊，一面在吟着他底絕命詩，一面命人在掘那牆脚，等到他底詩吟好，那堵牆也就恰好倒了下來，於是他和他底同僚便從容地"就義"了。

這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傳奇。遠祖殉節的實在情形是不是這樣，那是不能知道，但是依我想來，這怕多少總有些被作傳的人煊染了的地方罷？爲了要過分地去頌揚死者，作傳的人竟把傳中的主人公描寫成了一個戲子。這或者也是家族社會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